

## 當書鴻

大家看過的書，哪一本對你影響最深遠？

1930 年代，有一名在法國留學的年輕中國籍畫家，偶然看到一本有關敦煌石窟的圖書，感到非常震撼。他被敦煌石窟圖像完全吸引，當中如造形飄逸，色彩絢麗的飛天。所謂飛天，彷如東方版的天使，她們飛天不用翅膀，只靠彩帶飛揚，手上拿著不同的樂器在傾力演奏。這位年輕畫家感到震撼，是因為這些石窟藝術品，連同沒落了的絲綢之路，竟然被全世界遺忘了一千年。當這些壁畫和雕塑被外國古董商人帶往西方藝術界展出時，當時的讀書人，無不驚嘆。這名年輕中國畫家問自己，為何竟然對自己國家的優秀藝術一無所知？這些無價的藝術品現在的情況如何？而自己又可以做些甚麼？

他決定放棄在法國的舒適優游的生活和地位，決心回中國敦煌現場去欣賞和保護那些稀有但危在旦夕的壁畫與雕塑。他的朋友以為他瘋了。因為他好不容易在法國追隨名師十年；自己已經有畫作入選法國國家沙龍展，獲獎甚多；年紀輕輕已有作品被收入法國國家博物館，大家都說他前途無可限量，回去當時動盪的中國，是非常不智。但敦煌在他腦中揮之不去，終於在 1936 年的秋天下定決心，把妻子和女兒留在法國，自己先回中國教書，尋找機會去敦煌。這位固執的

年輕畫家就是常書鴻。

1937 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加速全面侵華。此時，常書鴻妻子已經攜女兒回中國追隨他，經過多番輾轉，一家人最終在上海團聚。但抗戰期間，保存性命和溫飽都成問題，要為石窟藝術做研究和保護工作更加困難。當時有人提議將研究所設在物質條件比敦煌好得多的大城市蘭州，被常書鴻一口回絕：「蘭州距離莫高窟一千二百公里，談何保護研究？」常書鴻不顧一切，堅持去荒漠。他的妻子不想去條件惡劣的莫高窟。這件事成為了他們夫妻不和的原因。為了去敦煌的事情，常書鴻和妻子發生激烈的爭執。

要研究幾百個洞窟，只靠一人之力是不足夠的。常書鴻四處問他的朋友和學生，是否願意一同去敦煌。他的真誠感動過很多人，但最後真正決定同行的寥寥無幾。最終，1943 年六個初次出塞的行者，雇了十幾頭駱駝，在經過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之後，走入真正的荒涼之地。飽受睏乏和饑渴之後，終於到達了莫高窟。那時，他眼前的滿目瘡痍的洞窟，和在法國邂逅的莫高窟截然不同。失望之餘，他內心默默地說：既然來了，我就要保護你。怎樣保護呢？經費有限，人員不足，物質條件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常書鴻要進行的工作是：為洞窟除沙、測繪石窟圖、調查洞窟內容、臨摹壁畫等。

敦煌偏遠荒涼，黃沙瀰漫。西北風勁吹之時，黃沙如流水一般灌進洞裏。幾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畫家，連同幾個當地工人，從石窟中清理出近十萬立方米的積沙，又修建了高兩米，長兩千米的圍欄防止牲畜進洞。臨摹工作困難重重。石窟洞幽暗深邃，大家冒著危險，用木梯爬上幾層樓高的洞口，進入洞窟。為了保護壁畫，即使是在零下二十度的冬天也不能在洞窟裡生火！沒有電燈，就只能在小碟子裏倒上油，乾草充當燈芯。

當時不少有名的畫家也來臨摹壁畫。他們臨摹的方法是用大頭釘將紙釘在牆上拓稿，雖然線條很準確，也很省時間，卻不可避免會留下洞孔。為了保護壁畫，常書鴻規定：研究所職工臨摹壁畫不許上牆拓稿，一律對畫臨摹。這方法慢許多，辛苦許多，對技術要求也大許多。但常書鴻和他的職工，包括他的女兒都嚴守這個規矩。

為了中和食物的鹹性，他們吃飯的時候要加一碗醋。居住環境也很簡陋，連床鋪、椅子都欠奉，要就地取材，以泥土自製。起初，常書鴻的夫人也在研究所陪伴他。但她習慣了城市生活，適應不了惡劣的環境，可能也得不到足夠的關心。有一天她說身體不適，要去大城市蘭州看病，怎料幾天後常書鴻在報紙看到妻子宣佈與自己離婚的公開啟事！常書鴻騎著駱駝想追回妻子，最終在路上太累而暈倒，幸虧

被一位路過的人救助。這件事給他留下深深的遺憾和痛苦，為保護文物，竟需要付出如此大的代價。但每當常書鴻看到洞窟中的菩薩，他就告訴自己不能夠放棄！薩埵太子能夠捨身餵餓虎，他想，我為什麼不能繼續做我的敦煌癡人！常書鴻即使在人生最艱難痛苦的關頭，還是無法割捨對敦煌的堅守。

1945 年抗戰結束，當時的國民政府以「百廢待興，國家重建，資金有限」為理由撤銷敦煌藝術研究所。撤銷即是解散，常書鴻怎會甘心就此放棄？！他決定親身向大城市的朋友求助。在梁思成、徐悲鴻等名人的努力下，敦煌藝術研究所最終歸屬中央研究院，並獲得了經費和第一架貨車。到 1948 年初，常書鴻帶領他的敦煌藝術研究所勘察了石窟 465 個，彩塑 2000 多座，壁畫總面積 44830 平方米。他們又進行臨摹與研究，就不同課題，包括壁畫、藻井圖案、飛天、山水人物、服飾、佛教故事等發表十幾篇著作。

1951 年，敦煌文物展覽在北京隆重開幕，大獲好評。不久後，莫高窟終於有了電燈。常書鴻的女兒名叫常沙娜，受益於年輕時在洞窟一筆一筆的臨摹功力，長大後為中國十大建築做藝術設計，包括用莫高窟的蓮花圖案為人民大會堂設計天花板的燈光。1958 年，敦煌藝術展在東京開幕，又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友人送詩讚嘆「美術出

寶洞，紅日升天中，世界齊讚賞，萬民仰威榮」。

周恩來總理稱讚常書鴻，是我國保護敦煌的第一人。1993 年，九十歲的常書鴻依然對敦煌非常關心。他走到生命的盡頭時，說：「我 1942 年接受籌建敦煌藝術研究所的任務，1943 年踏上敦煌的土地，至今已整整五十年了。在我生命的長河中，一大半獻給了敦煌，獻給了我所熱愛和嚮往的敦煌事業。無論是在戈壁敦煌，還是在異國他鄉，或在其他地方，使我魂牽夢繞的就是你——敦煌。」有人訪問過他：「如果來生再到人世，你將選擇什麼職業呢？」他回答說：「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來到這世界，我將還是『常書鴻』，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全靠常書鴻和他的團隊，莫高窟已成為全世界有名的文物保護項目。

偶然翻閱一本圖書，改變了常書鴻先生的一生。因著對藝術的追尋，他錯失了物質享受，身體捱了幾十年寒苦日子，但他的人生有如千年壁畫一樣絢麗，永遠令人景仰。

價值觀的反思：

每一個人都可以為真、善、美的事物發揮才能。你有想過怎樣好好運用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嗎？